



渡口运送羊毛的马车

加人力，筏即可入水流行。至普通大船，则危险较多。”

西来的筏子数量较大，靠岸后需要拆解，而且装载的货物也大多有别于木船，以红盐、药材、皮毛、水烟、粮食等为大宗，加之销售渠道不同，到民国后期，多数需要经过火车远销天津。因而离火车站较近的二里半码头，就成了首选的停泊地点，经过多年发展，最终成为与南海子截然不同的特色码头。

二、渡口的社会群体及组织

二里半码头这种特殊的停泊形态和业务特点，极大地促进了当地运输行、甘草行、牙纪行、旅店业、货店业、木材业、饮食业、船筏拆解等产业的兴旺。老包头的许多著名商号，如广恒西、复新和、义同厚等，均在其地建有分号，提供货栈仓储、客商住宿、货物转运等服务，进一步推动了渡口的商贸发展和繁荣。

码头的运作依托于庞大的工人群众，货物的装卸、盘运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。到繁忙时期，码头上熙熙攘攘，介绍和兜揽生意的人以及车马、脚夫、船工、小商小贩等摩肩接踵，其热闹场景绝不逊色于南海子码头。

可能正是在这样一种多功能发展的背景下，才逐渐形成了南二里半、东二里半、北二里半

等几个村落。其居民构成，既有“走西口”而来的山西农民，也有定居当地的西北筏户。既有小本经营的行商，也有财力雄厚的坐贾。至于引车卖浆者，扛包舁木者，结网捕鱼者，造舟补漏者，划船摆渡者，游方郎中，跑河牙纪的，甚至医卜星象，三教九流，应有尽有，一派江湖社会的景象。

随着码头业务的兴旺发展以及从业人口、居民的增多，行业纠纷、社会矛盾层见叠出，为了协调关系，加强管理，几个二里半村成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——平安社，以维护自身权益。他们除了向停靠船筏收取一定的社费外，还规定运输行等在使用人力时优先雇用当地居民，对拉运货物时践踏农田的情况，也要求给予赔偿，所有这些，都由平安社的社首代表村民出面协调解决。社首几年一换，皆由村中德高望重者公推充任。

二里半码头的繁荣，还催生出一